



端牢“中国饭碗”之流通篇⑬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饭碗一起端 责任一起扛

本报记者 司晋丽 吕东浩

■ 访谈

记者：历史上，我国南方一些省份由于粮食丰产，被赋予“湖广熟，天下足”“天府之国”“鱼米之乡”等美誉。在人们的印象中，南方很长时间都是粮食主产区。从什么时候起，“南粮北调”变为了“北粮南运”？

梅旭荣：这是一个逐渐转换的过程。大概20世纪90年代初，南北方产粮比例就开始发生变化，到21世纪初，北方完全超越了南方，“南粮北调”的格局告终。

记者：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梅旭荣：我认为原因不是单一的，是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科学技术进步三方面的因素综合作用下，粮食生产力演变的结果。首先从自然规律上说，过去，农业靠天吃饭，气候是决定生产力的最主要因素。雨水多、温度条件好的南方地区，自然就成为粮食的主要产区。随着科技的进步，以及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北方适合作物生长即籽粒产量和质量形成的气候资源优势得以发挥，同时北方丰富的耕地资源占有优势。因此，从数量和质量上来说，北方产粮的优势愈发凸显。从经济规律出发，改革开放以后，南方市场经济发育得较快，由于种粮比较效益低，资本更多投入效益更高的经济作物或者其他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在经济规律的作用下，南方粮食产量也相应减少。

记者：我国共划分了13个粮食主产区。其中，北方7省的粮食总产量去年为34155.9万吨，占据了全国一半以上。不同区域的粮食功能定位是按照什么标准布局的？产区和销区的概念又是怎样固定下来的？

梅旭荣：这并非政府有意为之，如前面所讲，是自然演变和规律使然。政府为加强粮食生产政策的统筹协调，按照粮食产销关系对粮食生产分区进行了明晰，即主产区、平衡区和主销区。另外，粮食主销区也不是一定不适合种粮食，而是这些区域不管技术水平还是资源配置，都没有向粮食去倾斜，重心不在此。从资源来看，有些地方确实水土紧张，比如像福建、浙江这些省份，如果进行大规模的粮食生产，成本会很高。有一些省区就因为生产粮食没有比较优势，所以退出了粮食主产区的行列。过去“湖广熟，天下足”的格局也随之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

记者：如您所说，“北粮南运”的粮食生产和流通布局，到现在已持续二十余年了。我们该怎样理解和看待这种格局？

梅旭荣：北方大规模的粮食作物种植，必然会造成北方主产区资源的过度开发，这是其一。其二，要认识粮食的特殊属性。粮食具有公共性、货币性和战略物资等多重属性，不可混同于一般的商品。首先，粮食是一种公共产品，不能因为粮食的比较效益低，不能够为一地的财政收入作出大的贡献，就放弃种粮。其次，对人来说，粮食是不可或缺的，这就意味着粮食一旦涨价，消费者别无选择，只能付出相应成本。因此，这是很强的货币属性。第三，中国自古就有“民以食为天”之说，古今中外的历史都印证了粮食的战略属性。正是基于这三种属性，政府用相应的非市场化手段来弥补粮食的收益就很必要。所以我们常说的种粮补贴，并非逆市场化操作，而是由粮食的公共属性决定的，否则单靠种粮本身的利润，很难长久吸引现代人去种地。

记者：对于粮食主产区土地资源过度开发带来的生态隐患，从可持续视角来看，有哪些对策？

梅旭荣：顺应规律，同时也要积极主动作为。我们研究认为，从整个粮食生产力布局来讲，希望能够稳定北方的粮食产能、恢复南方的一部分产能、拓展西部地区的产能。为什么这样说？比方说，在秦岭淮河以北一线，分布着广大的旱地，占全国耕地面积的56%，却要依靠降水来生产粮食。这个区域现在的粮食生产能力虽然不高，但毕竟还是有土地资源优势，利用科技可以把这些耕地的潜能进一步开发出来。对于南方来说，很多地方有能力将之前因耕地非粮化和熟制下降而减少的粮食产能恢复一部分。现在重点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南方的耕地多丘陵坡地且地块小，所以发展粮食生产就要先进行土地整治，再种粮；二是利用先进科技手段提高南方粮食品质，从而形成优势。另外，因为我们国家的后备耕地基本上集中在西部地区，因此拓展西部地区产能，就是挑选一些容易开发，相对而言改造难度不太高的土地来进行改造。

『顺应规律的同时，积极主动作为』

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梅旭荣谈粮食生产布局

本报记者 司晋丽

如今，北粮南运已成为稳定粮食供需平衡的大动脉。全国政协委员、民革辽宁省委会主委温雪琼则把关注点放在“北粮南运”运输中的“卡脖子”问题上。

辽宁是北粮南运的重要通道，承担北粮南运的重要战略任务。温雪琼告诉记者，目前运输成本过高是“北粮南运”的硬伤，需要针对“北粮南运”通道的卡点堵点进行一系列平衡的区域性制度安排。她建议建设东北粮食储备集散中心和精深加工产业基地，畅通“北粮南运”通道，提高东北粮食精深加工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发展粮食储、运、装、卸‘四散化’和多式联运，开通从东北入关的铁路散粮列车和散粮集装箱班列，加强粮食产区的收纳和收发设施、南方销区的铁路和港口散粮接卸设施建设。”温雪琼举例说，辽宁大连打造的“北粮南运”跨海货运新模式，大连港在2021年创新采用长顶箱粮食货物班列加班轮、甩挂滚装运输的跨海运输新模式，将东北粮油等优质商品运送到山东等华东地区的时间由过去的10天压缩到5天。

让适合种粮的地方多种粮

一边是东北地区想办法多产粮，另一边是一些粮食主销区自给率不足30%，对比鲜明。

尽管“北粮南运”的产业布局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但闵庆文认为，这并不是一种最佳的资源配置。

粮食生产过程中需要消耗大量土地和水资源。北方地区普遍缺水，华北地区更为典型，东北地区虽不是严重的缺水地区，但温度条件、水分条件和南方地区相比还是较弱，水资源消耗严重。曾经有人做过研究，北粮南运所造成的生态问题，相当于把缺水的地方生产的粮食运到丰水地区，再通过“南水北调”把南方的水输入北方。

“这实际上是一种生态的不协调。当东北大量的湿地成为耕地，会造成黑土地退化、气候温度的变化等现象。”闵庆文说，国际上已有“生态足迹”一说，将一个农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对资源的消耗折算成对于自然生态系统的占用，即关注农产品资源消耗的生态成本。

近日，全国人大通过黑土地保护法，对黑土地进行全面保护和系统修复。对此，闵庆文表示赞同。他认为，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需逐渐恢复到按自然规律办事，让南方地区有意识地利用优越的自然资源恢复农业生产，来减少对北方地区的压力，利于北方耕地休养生息。“对耕地的投入大于它的消耗支出，才能可持续。所以要慢慢回补，减少索取，增加投入，才能形成良性循环。”闵庆文说。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要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严格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主产区、主销区、产销平衡区要饭碗一起端、责任一起扛。同时，今年一号文件也特别强调主产区、主销区、产销平衡区都要保面积、保产量。

中央的导向明晰，南方一些省份也不再唯GDP马首是瞻，主动对耕地进行补贴和补偿，用政策激励种粮大户积极性，为抛荒的土地重披新衣，传统双季稻等作物的种植得到恢复。

与此同时，北大荒也主动从黑土地上走出去，发挥着“国家队”的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南方种粮区提高种植水平。

余捷对记者说，集团正在进行一些生产基地的南移，将生产模式、生产技术输出，把原先南来的水稻和马铃薯等品种运回南方去种，结果亩产“哗”地一下就提高了一吨以上。这也令他深切感受到，让适合种粮的地方多种粮，粮食安全才更有保障。

的遗址，和我们地方志记载的位置是一样的。”20世纪初，清政府下令停止漕运，漕运总督衙门随之关闭，大运河上南粮北调的历史也戛然而止，粮食转为铁路和海运运输。而这些遗址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还原了那段壮丽的史诗。

如今，运河两岸的耕地，仍旧是一道主要的生命线。不同的是，随着时代变迁，农耕已经不再是当地最主要的经济增长点。工业文明为长江三角洲注入了新的活力，走在现代化的前列。

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的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古老的运河，焕发新的光彩。不过，叶占鳌认为，对于枕水而居的人来说，运河的航运功能从来就没有停止。他小的时候，运河上没有桥，要到对岸去只能靠船。当时淮安本地的一些企业，由于濒临大运河，建有自备码头，水运优势明显，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现在，大运河两岸正在打造百里画廊，人们从中可以一窥当年盛景。而大运河也在历史与现代的碰撞中，毫不停歇地奔涌着。



吉林省梨树县国家百万亩绿色食品原料(玉米)标准化生产基地核心示范区

新华社发

▶▶▶▶

粮食主产区：抢农时，多产粮

谁来养活中国？答案就藏在丰沃的土地里。夏管时节，黑龙江省北大荒农垦集团高级工程师余捷心情振奋：“今年真是天时人和！”庄稼刚种上，雨水就如期而至，黑土地上的作物吸吮甘露，长势喜人。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粮食总产量13657亿斤（68285万吨），全国产量最高的3个省份分别是黑龙江、河南、山东，3省粮食总产量占全国的30%左右。其中，黑龙江省粮食总产量为7867.7万吨，播种面积14551.3千公顷，均为全国首位。

也正因如此，黑龙江被誉为全国“大粮仓”。作为粮食主产区之一，东北粮食源源不断地通过运输自北南下，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

“黑龙江的商品粮占了全国商品粮供应量的一半，调出粮食的能力比较强。”余捷言语中透露着自豪。

不过，与南方独特的资源禀赋相比，东北黑土地存在着明显的短板。例如，气温偏低、水资源不够丰沛等，南方作物可以达到一年两熟或三熟，但东北一年只有一熟。

这些条件，是否会制约粮食产量？由于这些年高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不断增加，抢农时、增产量、提品质成了常态，余捷对保稳产保供充满信心。

例如，应对低温天气就有妙招。“以前种水稻是放到棚里直接育秧，因为气温不均，一般需要10天左右。现在增加了一道工序，在暗室恒温舱的无菌环境里育秧后，再到棚里长苗。由于温度升高，从播种到出苗一般只用48小时到72小时，整个生长期能往前赶十天。”

除了用技术来克服低温外，还有全球变暖带来的有利影响。6月，余捷到一些农场调研时看到，原先只种大豆的低温旱作区，

由于全球气候变暖和科学技术手段的改进，开始播种玉米，并且品质也不错。

此外，通过格田改造增建高标准农田，并运用机械化和智能科技，令北大荒集团这个粮食生产的“国家队”，用占黑龙江全省1/5的耕地，生产了超过全省1/4的粮食。

“现在，北大荒一季熟相当于南方两季、三季熟的粮食产量。”余捷说。北大荒还成立了农业服务公司，从种子、化肥到耕种，从全产业链对农户提供社会化服务，提升标准化水平，目的就是让黑土地产出更多优质的粮食。

在自然形成的格局中畅通通道

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我国形成了13个粮食主产区，其中北方有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南、山东、河北、内蒙古7个省区；南方有安徽、江苏、四川、湖南、湖北、江西6个省区。此外，还有主销区、产销平衡区等不同的粮食功能区域。

“在以农耕文明为主的社会条件下，南方的光照、温度、水分等条件都更适合于农业生产。黄淮海流域到长江流域，降水量大，地表水资源非常丰富，这些地方本身又是水稻的发源地，已有1万年左右的时间。所以才有‘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闵庆文表示，因大运河的问世，南粮北调有效解决了南北地区资源的需求与供应问题，这也是古人对于自然条件的适应和国家治理水平的提升。

改革开放以来，在华东和中南地区，一些原本以农业为核心的地域腾起了我国最早一批乡镇企业。当劳动力、土地等资源更多服务于城镇化和工业化，产业结构也相应调整；随着原来种粮的地方不种粮或少种粮，粮食生产基地也发生了变化。同时，东北地区由于气候变暖和农业技术发展，原来不适合种植水稻的自然条件发生改变，大量荒地被开垦成农田，北方地区变为粮食主产区，北粮南运的格局也自然形成。

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要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严格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主产区、主销区、产销平衡区要饭碗一起端、责任一起扛。

“湖广熟，天下足”“天府之国”“鱼米之乡”……曾经，这一系列极具安全感的称谓，是国家粮仓满溢的重要保障。产自南方的五谷，除满足当地人民之需外，还通过京杭大运河等通道一路北上，给人们生活的丰足和美构筑起坚实的基础。

不知从何时起，南粮北调悄然淡出了历史舞台。不仅如此，随着生产生活的不断发展，还出现了大反转，北方成为全国粮仓，北粮南运成为主角。

这其中，经历了怎样的历史演变？当年的产销布局是否合理？要保障粮食安全，促进粮食产量的可持续发展，还需要有哪些对策？



更多报道见人民政协报微信公众号

■ 故事

大运河，毫不停歇地奔涌着

本报记者 司晋丽

作家汪曾祺曾在散文中写道：“我父亲陪母亲乘船到淮安去就医，把我带在身边。船篷里挂了好些船家自腌的大头菜，我一直记着这大头菜的气味。”

大运河，不只是一条河流，还承载着人们与之相关的种种生活记忆。船上的大头菜气味，化为水乡少年关于运河的一道鲜明记忆。此后，汪曾祺“沿着运河而高飞远举”北上。20世纪80年代，他成为中央电视台大型专题片《话说运河》的解说词撰写者之一。

全长1797公里的京杭大运河曾是贯穿南北方的交通大动脉。从隋炀帝下令兴修运河起，到清末漕运终止，其间1000多年流光溢彩的历史里，装载着几多南来北往的繁华。在沃野千里的南方省份作为粮食主产区的年月里，朝廷通过漕运南粮北调，护送南方

的粮食入京，也是大运河的丰功佳绩之一。在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文史资料研究中心副主任叶占鳌看来，生于斯长于斯的淮安城，因得运河穿城而过，漕运十分发达。“最早的人工运河邳沟就是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下令开凿的，目的是沟通长江和淮河北终点、南终点入长江，北终点的入淮口就是在淮安。”

粮食的供给，是头等大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淮安的清江浦区是国家漕粮储备中心，是南粮北上的重要一站。“据史料记载，一到每年运粮时节，大运河上船只密布，舟楫往来，浩浩荡荡的漕船载粮北上，有‘十二万漕军护送一万二千艘漕船’之说。”叶占鳌说。

“大致自1404年到1905年的500年里，

明、清两代朝廷在淮安设立了漕运总兵（督），主管南粮北调的漕运工作，这也给淮安带来了500年的漕运繁华时期，走出了262任漕运总督。”21世纪初，漕运总督署遗址被考古发现，在遗址建起了中国漕运博物馆。

近几年，除了大运河这个古老通道外，与漕运相关的古迹、遗址也不断涌现出来，丰富着人们的记忆和联想。

常盈仓这个名字听起来颇有些古韵，它兴于明代永乐年间，是存储、转运粮食的仓库。“上面是圆锥体，下面是圆柱体，一般以前的粮仓都是这种形状。”叶占鳌说。

盘粮厅共29间，是检验粮食成色如何、是否缺少斤两的机构。“2017年，文物部门在淮安古城的运河边上，发现了盘粮厅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蒲江街道穿岭村，农村撂荒地整治。